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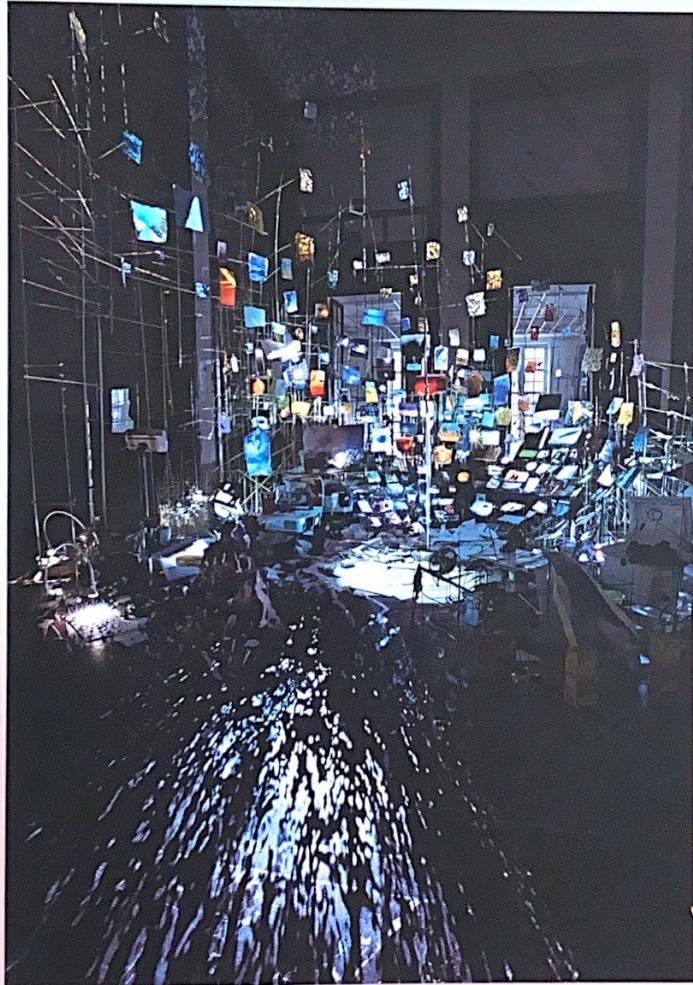
Issue
12

Special
Creativity is Art
艺术 = 创造力
Peter Marino &
Shane Valentino
Gallery Special:
下一站，超级画廊！
Sarah Sze
Mika Rottenberg
刘小东
王思勉

增刊

至品生活

artnow



《离心机》，2017
© Sarah Sze Photo
© Sarah Sze Studio,
图片提供：
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

Noblesse

ISSN 1673-2855



9 771673 285056

2020年增刊 定价：100元

采访/撰文：冯发勤 编辑：苏欣 人物摄影：陈东宇 图片提供：长征空间、陈天灼

Interview · 人物



摄影：陈东宇

陈天灼的无界“游戏”

陈天灼

跨界这件事对于陈天灼来说，是一件非常“随意”的事。这里的“随意”当然不是指随便应付，而是指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他所创造的事物里早已被融合在一起。如果说一位画家和一个服饰品牌合作可以被称为“跨界”，那么在陈天灼这里，这样的艺术重组方式是天然存在的。

1
陈天灼在工作室
2
《自在天》，
2016

Chen Tianzhuo



由
摄影：

约陈天灼聊天的时候，他还在成都搞一个新的派对，名叫“痴迷男孩猛追湾”。认识的陈天灼总是一副男孩儿的样子，他的厂牌也叫Asian Dope Boys，翻译过来是“亚洲痴迷男孩”或“亚洲笨拙男孩”。他每次去成都玩得都特别嗨，不仅在俱乐部里，也在俱乐部外。这次他和朋友们去青城山坐缆车，两个小时的缆车翻过了两座山头，在缓慢移动的小盒子里，他觉得又绝望又浪漫。

陈天灼是有趣的，我们的聊天地点约在北京朝阳区的“三温暖”，陈天灼在巨热无比的蒸汽房里出一身汗，马上跑到冰室里降温，一个晚上要倒腾十几趟。他在内景搭得像科幻片一样的水疗城里转来转去，像小孩子进了游乐场。这场聊天就在温差剧烈的室内，时断时续地进行。

陈天灼2015年开始做《Adaha II》的表演，在一件舞台作品中需要涉及表演、装置、雕塑、文本、音乐，甚至舞台布景、灯光、服装、饰品等多种元素。实际上，在这种系统性的创作中，许多单件作品也被作为某一场表演的布景之一出现在舞台当中，甚至作为表演者的重要道具，而诸多表演者的形象又被他固定在雕塑当中。比如北欧头戴面具，正在做舞蹈表演的站立姿势，被陈天灼重塑成金身；影像里出现过的两个侏儒的形象，如鬼魅般举着一个头颅在舞蹈。

他的这一系列举动——为演员塑像、将塑像搬至舞台、塑像和演员同时出现——经常让人联想起“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比喻，也不断地让我重返黑塞所写的《悉达多》一书，书中讲述婆罗门贵族青年在其一生中从锦衣玉食的骄奢淫逸到出家为僧过上贫简的生活，从娶妻生子到舍弃家业，最终摆渡济世的一生，终究悟道成佛。在陈天灼的舞台和地下派对中，舞台的复杂和他反反复复模糊掉界限的舞台边界，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天性使然，让作为普通观众的我感受到巨大的吸纳能力和消解能力。很多次，置身于现场的我，分不清楚到底哪些是演员、哪些是观众。或许演员们在表演真实的生活，而观众则是在表演作为一名观众？

陈天灼的矛盾在于，地下也好，先锋也罢，当他的朋友给出一个对他的形容词时，第一个想到的却是“爱”，甚至是“呼喊爱”。做作品或者出去玩儿，在陈天灼看来都是差不多的事情，是有趣的。他喜欢在过程中观察别人的感受，希望参加派对的人或者观看表演的人能够沉浸其中，甚至进入一种暂时“失神”的状态。它有点类似于中医的做法，对症下药，把几味天然的材料放进一个锅里煮，是现代无聊生活的一剂“解药”。这些材料原本处于我们日常的周边，但被放在一起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奇效。

最近，陈天灼和Kappa合作了一款鞋子，他觉得好不好穿无所谓，就是做了一款好看的、可以穿去派对的鞋。Kappa在国内的形象一直比较奇怪，总让我想起小镇里的表哥——当他刚刚开始做生意小赚一笔的时候，买了好几套Kappa的衣服裤子鞋子，天天换着穿，让人感觉土洋土洋的。但如果去看历史中的Kappa，却发现很多惊喜。上世纪60年代，Kappa是较早开始按照两性服装一体化的理念来做年轻便服的品牌，女孩儿再也不需要时时刻刻都穿得像一个淑女。90年代欧洲的锐舞派对中，Kappa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身着Kappa的锐舞者们从一个俱乐部到另外一个俱乐部，亲身实践着爱与和平、一致与尊敬，不分种族、性别、年龄、宗教、文化教育、社会背景，只要你来参加派对，绝对会受到欢迎。青年人在这一场锐舞文化中，感受到一种“共同存在”，欢庆着即将到来的“千禧年”。

“千禧年”的时候，陈天灼在上高中，但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青年人的生命感受却作为一种共同经验，至今都还呈现在他对事物的选择当中，也造成了陈天灼永远都是一个纯情男孩，和黑塞书中描写的婆罗门青年一样，先是在真实的生活中漂浮，接着回到抽象的人生的河，通过渡人来到达自己。

Inter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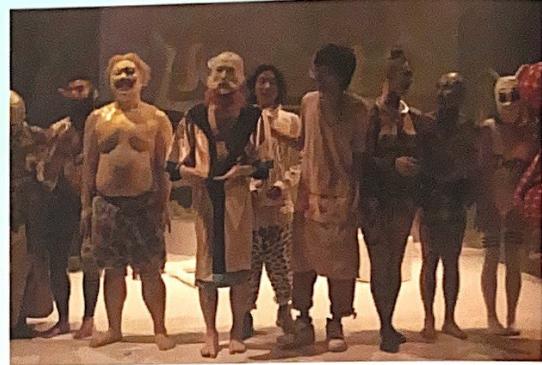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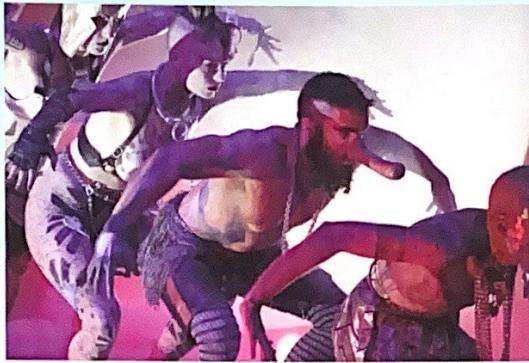
我想起你在长征做《自在天》排练的时候，在现场走来走去，看着既有点焦躁，又似乎乐在其中。你自己享受作为导演掌控现场的感觉吗？

我很多时候喜欢在演出时观察别人，也喜欢观察自己在参与过程当中的情感投入，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从某个程度上进入，或者感受到我的感受。这是一种有点荷尔蒙，有点冲动，青春、纯情的感情，无论看起来是带着一些扭曲的场景，或者是欢快的场景，都代表着一种很简单的或者纯粹的情感，是作为人的最本能的情感。它在日常生活当中

- 1
Kappa x Tianzhuo
艺术联名系列鞋履；
2
陈天灼穿着与
Kappa合作的鞋履







1

少得可怜，所以我希望在表演里，或者是做的装置和影像里，能够多少提供一些这种情感。比如说表演当中，当一个真实的肉体呈现在你面前，即便是演员在表演，它发生的真实情感可能比现实中还要真实。表演错了就错了，没有第二次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演员永远像在和观众谈恋爱，犯了一个错，就会在情感中留下伤疤。或者是一个很好的表演，精彩瞬间，像是恋爱里的一个甜蜜时刻，这种表演的即时性不像影像当中可以反复被剪辑，它是一个又一个瞬间堆叠起来的。

你有没有想过比较单纯地作为艺术家，通过画廊系统来实现自己的创作？这样也会减少这种比较耗费精力的派对工作，或者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表演事业。

表演的过程中会有一种特别纯情的感觉，这是单纯通过做其他作品无法达到的。每一次演出其实都是在对一个事情做出最直接和最纯情的表达，这个过程让我觉得真的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它在早期可能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才会让我觉得在自己的创作领域里有了突破。这种满足感肯定不是多卖几件作品，或者我过得更好一点能够换来的。我自己也会敬佩那种比较执着、不太在意自己作品市场如何的艺术家。

每次尝试一个新东西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在试着把包裹你的边界推得更远一点，这个过程辛苦吗？万一有一天你觉得累了，会不会倒在这个临界点上起不来？

不会。边界是这样的，当你不去推它的时候，它才是你的临界点。当你不在意的时候，其实就无所谓临界点在哪里。同时人也很容易进入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一切都显得特别游刃有余的时候，才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临界点。在木木美术馆做《trance》的时候，我自己，包括演员，在12个小时里经过了复杂的情感变化，从一开始的准备、热身，到情绪升温，再到亢奋，到中途的极度疲惫，开始进入到精神和肉体脱离的状态，特别像超验的状态。后来很多演员都和我说，那次演出是他们做过最好的演出，因为当时整个做下来，其实已经不在表演的框架里了。当时有一瞬间，我觉得好像平时的经验、对艺术的思考，或者作为人的思考，好像都不是那么重要了，什么都可以消解。

1

Adaha II, 2015



2

2, 3
Trance
开幕表演照

你自己怎么理解你在做艺术、做派对的过程中和其他领域艺术家的合作与跨界，包括音乐人、舞者、演员？你是如何选择和一些品牌合作，同时放弃另外一些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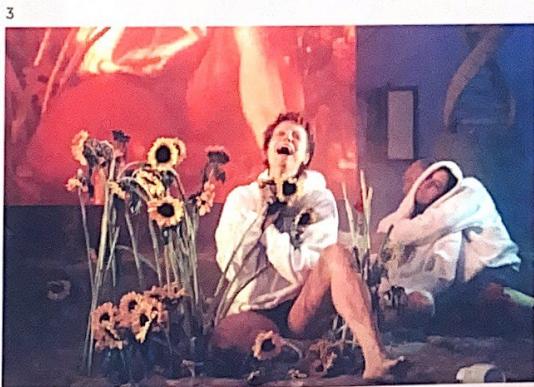
好像大家会把比如说服装时尚、表演艺术家，还有我现在在做的派对，划分成不同的领域，安排不同的界限，但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多的界限。我的表演作品里也是，有自己做的衣服，也有音乐，很多东西都没有明确界限，或者说本来就不该有那么明确的界限。好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做了很多商业合作，或者是品牌合作。但我的真实情况是，我拒绝的商业合作远远要比我做的多得多。我自己判断这件事要不要做的前提是，首先要有趣，比如是我喜欢的服装品牌，或者来找我的这个人，我觉得有趣，那就可以做。或者是对方作为一个偶像，是我所欣赏的，并出现在我自己的审美历史里的，都可以。当然也有那种给多少钱也没法做的，丢不起这个脸。像是一些觉得自己特别帅的流量明星什么的，我都没接。

你在这方面像一个“黑洞”，就是任何看起来主流的文化，或者有点怪的品位，都会拉到你的“陈氏”审美旋涡中去。

当我们说一些圈子，电影圈也好，艺术圈也好，总是避免不了有一种圈地自嗨的感觉。进入这个圈子，有一套非常固定的形式标准。所以做东西也是，我只是说让想进去的人进去，也不会要求所有人都进入。因为艺术圈大家还是会抱着一种观望的态度，它有它存在的道理，当代艺术就是要怀疑一切。

可以说一下你去维也纳演出的经历吗？作为艺术家的你把自己的作品放到戏剧舞台上演出。

在欧洲巡演时，最难演的地方就是维也纳，因为维也纳觉得整个世界的戏剧都是他们的，是戏剧之都。每个来的观众都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在看，感觉就是一个新的东西搅到一群人的老窝里了，但是把他们震了感觉还挺爽的。演出结束后，评价也非常两极，喜欢的人超级喜欢，不喜欢的人就很不喜欢。但这样也挺好的，总比看完没什么感觉要好很多。也会收到很多有趣的反馈，不管好坏，都是挺极端的反馈，但是很有趣。当时演出完了，一位 70 多岁的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这是她那段时间看过的最好的演出，我自己会特别感动。



摄影：申恒玉